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一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弘簡錄卷七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附載

李軌

安興貴脩仁附

劉武周

宋金剛附

苑君璋

高開道

徐圓朗

蕭銑

杜伏威

關稜王雄誕附

輔公祐

沈法興

李子通

左才相附

朱粲

林士弘

張善安

梁師都

劉季真

郭子和

羅藝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畧知書有智辯財雄邊郡好翊人急鄉黨稱之大業中補鷹揚府司兵薛舉亂度必來侵然吏皆孱怯無足與計乃名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計欲相

戮力據河右以觀變衆允其謀相與舉兵然莫適敢主珍曰我
聞讖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率衆羅拜聽命脩仁等欲
盡殺隋官分其財產軌曰諸公幸見推當稟吾約今軍以義興
意在救亂若殺人取財是乃賊耳何以求濟衆應曰諾會突厥
達度闕說可汗內屬降於軌軌遣脩仁等夜率諸寇入內苑城
建旗大呼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涼
王舉果發兵來侵遣贄敗之斬首二千級悉擄其衆軌縱還之
贄謂力戰而始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阬之軌不聽曰若天命
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否者徒留何益竟遣之未幾拔張叢
燉煌攻陷河州西平枹罕悉有河西僭號稱帝建元安樂立子
伯玉爲皇太子署官屬以長史珍爲左僕射頌爲吏部脩仁戶
部皆尚書統師太僕卿士政太府卿餘拜官有差會唐高祖方

圖薛舉以璽書慰結自稱從弟軌喜遣弟懋入朝拜爲大將軍
詔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冊軌爲涼王涼州總管給羽葆鼓吹
一部俟德至軌名其下議一姓不兩立欲去帝號東向受冊珍
曰已爲天子奈何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請行蕭詧故事稱梁
帝而臣於周軌從之乃遣僞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從弟
大涼皇帝帝怒曰軌稱朕爲兄此不臣也因曉不遣軌初以碩
爲謀主衆憚其有筭畧嘗見故西域之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
脩仁等交怨軌子仲琰候碩恨不爲起相與譖碩軌不察鳩之
由是故人疑懼頗不爲用有妖巫妄言上帝將遣玉女名兵策
臺以候多所糜損值荐饑人相食珍議發倉粟統師等內不附
思結羣黨離其衆心以珍議非國計閉粟不發下益怨多欲叛
去會脩仁兄興貴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帝許之興貴至軌

授以左衛大將軍因問訪自安策興貴勸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默不荅興貴知軌不可說乃與脩仁等潛引西域兵圍其城又薛舉在國奚道宜率羗兵奔軌許以刺史不與道宜怨與共來擊軌以步騎千餘出戰敗而入城引兵登陴以須外援興貴傳言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城皆不敢動軌乃攜妻子上主女臺屬酒爲別脩仁執送赴京斬於長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詔拜興貴右武侯大將軍封涼國公賜帛萬段脩仁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並賜實封六百戶鄧曉在唐廢不齒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母趙氏嘗夜坐延中見物若雄雞流光燭地飛投入懷感而嫉生武周爲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傑雄于州里兄山伯嘗詈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

武周因去至洛爲太僕楊義臣帳下征遼有功補建節校尉還隸馬邑鷹揚府太守王仁恭頗愛遇之令總虞候直閣下久之盜仁恭侍兒懼覺被誅稱疾臥家豪傑往候多椎牛縱酒語曰今盜賊方起衆復大飢而官粟徒紅腐誰能與我共取之諸惡少皆願從遂與其徒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開倉賑窮乏馳檄屬城皆下得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突厥隋雁門丞陳孝意虎賁郎將王智辯合兵來討圍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擊破智辯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雁門爲人所殺以城降武周因襲被樓煩郡入據汾陽宮取宮人賂始畢可汗可汗報之以馬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馬邑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僭稱皇帝妻沮氏爲后建元天興以衛士楊伏

念爲左僕射苑君璋爲內史令初上谷賊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和因救刀兒爲竇建德所敗餘衆四千保西山建德招之不從至是率衆來歸武周得之甚喜封爲宋王委以軍務中分家產遺之金剛亦自結出其妻而聘武周妹說同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更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武德二年令率兵二萬入侵并州次黃蛇鎮連衝突厥破榆次敗齊王拔介州進圍太原詔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禦之爲金剛所執舉軍皆沒仲文逃還又破平遙畧浩州詔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戰敗績齊王委并州遁武周入據之遣金剛攻陷晉州執劉弘基進破滄州呂崇茂自號魏王以應賊隋河東守將王行本亦與之合關中震動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屯于栢壁永安王孝基與于筠獨孤懷恩唐儉等攻夏縣不克軍城南崇茂與武周將尉遲

敬德襲破孝基軍四將被執敬德還滄州王邀戰破之於美良川敬德與別帥尋相援王行本於蒲武周攻仲文於涪州不勝遣將黃子英護饑道爲驃騎將軍張德攻襲斬之降其衆金剛圍絳州糧乏卒飢引去王追至雀鼠谷日中八戰皆捷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遂走介州官軍追之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而陣旣戰小卻王以精騎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去敬德遂降相與萬歲等收其精兵復介州武周引騎棄并州北走突厥金剛收散卒將還懼衆不爲用亦以百騎奔突厥并州平河東地盡復未幾金剛背突厥欲還上谷爲其追騎斬之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突厥殺之自起兵六年而滅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妻劉武周妹當武周引衆南向君璋說曰唐舉一州定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不可以人謀

爭。今太原而南。地多險阻。若懸軍深入。後無所繼。萬一有失。勢不可償。不如連和突厥。結援朝廷。南面稱孤。此上策也。武周不聽。遣守朔州。未幾果敗。泣曰。不聽君言。乃至於此。卽與共趨突厥。武周旣死。突厥立君璋爲大行臺統舊部曲。令郁射設監兵助之。君璋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戰。却之。故將高滿政勸曰。突厥無親。不可久居。請盡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乃自舉馬邑來降。詔拜滿政朔州總管。封榮國公。明年君璋與突厥復攻馬邑。殺滿政。罄其黨而去。退保恒安。部下多中國人。往往叛去。君璋勢窮。乃請降。高祖許之。遣鴈門人元普賜以鐵券。會頡利亦名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從頡利。是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若不卽決。恐衿肘變生。不忍見禍之酷也。卽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名。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說曰。恒安故王。

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疆我藉其援可觀天下變何遽降也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已而見頡利政亂必亡率所部來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賜食邑五百戶帛四千匹爲人不通書史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業鹽少趨勇走及奔馬隋末依河間賊格謙未甚奇之會謙爲隋兵圍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捕兵解謙得免由是知名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亡匿游曲復出剽滄州衆稍附得數百人北掠戍堡自臨渝至懷遠皆破之遂引兵圍北平未下隋守將李景自度不能支拔城去入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有鎧馬數千衆萬人自號燕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與其徒襲殺縣令僞號大乘皇帝

立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封齊王
引衆從之居三月復殺曇晟并其衆仍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
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二千騎赴之建德解去乃
因藝使請降高祖以爲蔚州總管上柱國爵北平郡王賜國姓
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藝粟所遣老弱就食皆厚遇之藝悅不
以爲虞更發兵三千車數百馬驢千往請開道悉留不遣遂北
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國與黑闥聯兵入寇攻易州刺史慕
容孝幹死之遣將謝稜詭降於藝請兵應接藝衆至稜縱擊破
之因導突厥俱南恒定幽易等處騷然權患頡利將攻馬邑資
其攻具與俱拔之時天下大定欲入降自疑反覆得罪所恃突
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人心頗離開道有親兵數百皆
勇敢士號爲義子恐諸將亡匿常令在閣內護衛而黑闥亡將

張君立因敗亡歸與開道愛將張金樹每督義子及是將爲變
潛令左右數人僞爲義子入閣陰絕弓弦取刀聚林下旣墮而
出與其徒攻之諸義子將搏戰亡弓刀張君立舉火外應閣下
大擾開道顧不免擐甲挺刃與妻妾據堂上金樹畏不敢前天
且明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
亦殺君立遂歸國自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爲媯州拜金
樹北燕州都督

徐圓朗兗州人隋末據本部爲盜以兵徇瑯琊以西北至東平
盡有之附于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僞授兗州總管封魯郡公黑
闥兵起朝命盛彥師安輯河南抵任城圓朗執之以應自號魯
王黑闥僞授大行臺元帥統兗鄆陳杞伊洛曹戴八州諸郡響
應濟州別駕劉伯通執刺史竇務本譚州刺史李義滿殺齊州

都督王薄皆叛附之秦王破黑闥遣兵屯濟陰經畧之汴州總
管王要漢又敗圓朗兵執周文舉圓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曰
彭城有劉世微才畧不常相貌夔異士夫許其必王若迎立之
功無不濟圓朗謂然彥師以世微若聯叛禍且不解謬以翟讓
用李密爲說圓朗又信之迎世微至奪其兵以爲司馬遣徇地
所至皆下忌而殺之會淮安王神通與李世勣合兵攻圓朗兵
數敗總管任瓌遂圍兗州百姓爭踰城出降圓朗窮迫棄城與
麾下數騎夜亡爲野人所殺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祖巖開皇初叛隋降陳陳亡文帝誅之銑
少貧傭書自給事母盡孝煬帝時以外戚授羅川令時隋政不
綱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軍帥鄭文秀許玄徹
萬墳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共謀反叛推景珍爲主自顧衆

心不厭銑故梁裔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可推以應天順人卽遣人往告銑報書曰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耻。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復梁緒。徼福于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卽募兵數千揚言跡盜將以應景珍。會潁川賊沈柳生寇羅川。諸將出戰不利。銑語其衆曰。吾先人昔都此地。遣名柳生。亦當從我。衆皆大悅。乃以是年十月。自稱梁公。旗幟服色悉用其舊。柳生以衆歸銑。僞授車騎大將軍。不五日。遠近爭附。衆至數萬。趨于巴陵。景珍遣德基與華率彊姓數百迎謁。先見柳生。柳生退與其下謀曰。梁公起我最先附。勲當第一。今岳陽兵衆而位多誰肯爲我。下不如殺德基質其人。獨挾梁公以進。因殺德基。詣中軍。白銑。銑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爲若主矣。步出軍門。柳生懼伏地請

罪銑責宥之陳兵而進景珍慮柳生凶賊共處必將爲亂遂謀
斬之乃築壇城南柴告上帝改號梁王有異鳥適至建元鳳鳴
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百官用梁故事追諡從父琮爲孝靖帝
祖巖河間忠烈王父璿文憲王封景珍晉王世猛秦王文秀楚
王玄徹燕王瓚魯王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隋將張鎮周王仁壽
擊銑不能克隋亡鎮周與寧長真等率嶺南州縣盡降於銑時
林士弘據九江鄱陽銑遣將蘇吾兒拔豫章道生取南郡繡畧
定嶺表西至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焉勝兵四十萬
武德元年徙都江陵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掌機密遣
道生攻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士死過半三年高祖詔夔州總
管趙郡王孝恭討之拔通開二州斬僞東平王蕭闢提銑見諸
將擅兵橫恣恐寢不制乃陽議休兵營田以黜其權大司馬景

珍弟爲將軍怨之謀作亂事洩被誅景珍方鎮長沙下書赦其
罪石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孝恭降銑遣張繡來攻景珍潰而
走麾下殺之繡進尚書令亦恃功驕銑又誅之素性外寬內
忌疾勝已者於是大臣舊將皆疑問名叛去銑不能禁自此愈
弱四年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順流而下廬江王瑗由襄陽
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會兵圍銑僞將周法明以四州
降卽授黃州總管趨夏口道攻安州立之僞將雷長穎以魯山
降銑遣其將文士弘來拒戰清江口孝恭大破之獲鬪艦千艘
拔武昌當陽枝江松滋僞江州將蓋立舉以城降孝恭靖直逼
其都值銑散兵江嶺祇留宿衛數千令卒追集道路回遠未及
赴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數千交州總管丘
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詣靖降度救不至語其下曰天

不祚梁若待勢窮事迫必害百姓諸人何患無君麾衆使下守
陴者皆勦以太牢告于廟率官屬總衣布幘詣軍門降謝曰當
死者銑爾百姓無罪請無殺掠孝恭父之獲送京師後數日救
兵十餘萬至知銑降皆送款銑至高祖讓之語不屈怒斬都市
年三十九自僭國至滅凡五年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與里人輔公柘約刎頸交
以盜羊畏縣迹捕相與亡命爲盜年始十六素狡譎多筭每行
剽劫衆用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爲引入爲殿其黨愛服共
推爲主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左右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
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脇諭之曰天下共苦隋
豪傑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一若合以爲彊則無事矣公能
爲主吾且樂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卽以其衆下之江都留